

注事如风

## 听姥姥讲“八大院”

●王子沫

姥姥说,她是在20世纪60年代初离开爷爷家,从济南来到青岛,和爸爸妈妈一起生活。一家人住在铁路职工宿舍,台西区云南路30号。那是一处里院,20世纪90年代被改造成招待所,着实红火了一阵子。刚到青岛,姥姥在青岛铁路第一小学上学,对“八大院”“十大公馆”没有印象。等考上青岛一中,离“十大公馆”就近了。

新中国成立前,青岛西岭还是一片海滩,许多来自各地的劳苦人在海滩和高地上搭起小窝棚居住,生存环境非常恶劣。这些人吃苦耐劳,从事各种各样的体力活,逐渐成为不可缺少的劳动大军。为了安置他们,当时的市政府为他们建造住所,居民大院陆续建成。房子不算豪华,但是高大结实,住着很舒服。建的是八大个大院,即“八大院”。

由于四院和五院被马路隔开,变成独立院落,人们调侃地称之为“十大公馆”。久而久之,十处大院人口膨胀,家家私搭乱建,建筑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,走进“十大公馆”就像进了迷宫,小路弯弯曲曲,一个院有好几扇大门,进去再怎么出来的都不知道,走出来了一看,怎么不是进去的地方,是从别的门出来的,让人觉得非常神奇。进去找人没有个三趟五趟,真不知道下回能不能找对地方。看上去像是贫民窟,其实里面的人并不贫穷,特别是20世纪后期,里边的人出大院也是衣着光鲜、神采飞扬,给人的感觉就是另一番人间风光了。

姥姥说,青岛一中正门与“十大公馆”所在的挪庄隔路相望。挪庄地势比一中高,房子就像大大圆圆的城堡。虽然离一中很近,但挪庄子弟考上一中的并不多,一中学生下了晚自习必须搭伴走,不然会遇到挪庄的小孩向他们扔石头。姥姥说少年时期对“十大公馆”的人没有好印象,很多时候是怕他们,他们骂人很难

听,而且经常打架。后来,有了住在各大院里的同学,上班以后厂里有许多同事住在大院里,各个大院的都有。接触下来,不仅不觉得他们可怕,而且还觉得他们很可爱、直爽热情,从来不跟你弯弯绕绕,对你好就是真心好,看不惯的也不客气。跟他们相处不用费心机,没那么累。

姥姥跟他们中的很多人成为好朋友,经常去他们家里玩。虽然住在自建的小屋里,他们也不缺少娱乐,有会唱歌的,有会吹口琴的,有会西洋乐器的,也有拉二胡的、吹笛子的,邻居们经常在一起吹拉弹唱,连《外国歌曲二百首》中的曲子,他们都演奏得有模有样,妥妥的文艺青年。

有一次姥姥去朋友家玩,遇到一件终生难忘的事。刚进朋友家门,外边动静大了起来,原来两个年轻人打起来了。据说两个人早就互相不服气,那个年代崇尚武力,两个人都有点功夫,开始了“华山论剑”,痰盂、尿罐、石头、瓦片七零八落,一时间鸡飞狗跳。姥姥不敢出去看,也没人敢拉架,因为他们都是练过的。打着打着,他们把小木屋的墙打穿了,打进屋里,姥姥的心都快提到嗓子眼了。过了十几分钟,警察把两人带走了。从此之后,姥姥再不敢去朋友家玩了。

姥姥参加工作以后,干体力活力不从心,住在大院的同事都会出手相助。有的大院出来的同事虽然顽皮捣蛋,喜欢恶作剧,不受领导待见,但是他们对遇到困难的同事绝不会冷眼旁观,绝对是能帮则帮,姥姥很感激他们。

时过境迁,“十大公馆”现在已经找不到痕迹了,原址已是高楼林立。姥姥说有的朋友已经搬进高楼大厦,有的朋友已经住进新小区,也有的朋友已经出国了,还有的已经不在了,但是姥姥谈起他们还是如在眼前,非常怀念那种接地气的生活。

春风化雨

## 感恩老师

●姜兆义

1974年6月,因班主任临产,我们班处在无人管理的自由状态。有消息说,下学年,蔺老师要做我们的班主任。出于好奇心,我和两个男同学跑到蔺老师正讲语文课的教室外,想看一眼新老师。夏天炎热,教室门开着。人到中年的她个子不高,剪着齐耳短发。我们被她声情并茂的讲课吸引,我竟然神使鬼差地喊了一声“好”。蔺老师闻声看过来,我们撒腿就跑。

秋季开学,蔺老师开始担任我们班主任。之前干扰她讲课的事让我惴惴不安,出乎意料,我不但没受批评,反而被指定为副班长。蔺老师在第一节课强调了纪律的重要性,特别要求班干部要以身作则。一次,和我同住一个大院的女同学在课堂上脸色苍白,呕吐不止,情况危急。当时没有电话,蔺老师派我和另一个同学去通知女同学的家长。女同学家长的单位距离我们学校至少一公里,我俩立刻跑步出发。家长紧急赶往学校将女儿送去医院,女同学得到及时治疗,确保了生命安全。事后女同学家长带着礼物来我们班道谢,蔺老师把礼物全部给了我和另一个报信的同学。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得到奖励,十分得意。另一个同学更是意外,因为他一直是全校有名的调皮生。蔺老师让他担任了纪律监督员,负责监督。这次又得到奖励,对他震动更大。蔺老师是用身边发生的小事,动之以情、晓之以理地启发我们怎样才能做一个好人,什么样的班才是一个好班,同学们由此更加热爱我们的班集体。

受教室少的限制,我们班每天下午上课,上午同学们就放飞自我,有时玩野了就蓬头垢面、衣衫不整地去学校。遇到这种情况,蔺老师从不直接批评,而是通过讲故事教育大家注意安全和卫生,培养好的生活习惯。有一次,她发现不少同学的脖子脏兮兮的,就讲了一个不讲卫生的小动物的故事,告诉我们树立良好卫生习惯的重要性,还点名表扬了平常注意卫生的同学。当天放学回家,我将自己的脏脖子洗干净,慢慢养成了自觉保持个人卫生整洁的好习惯。同学们的家长都感慨,父母劝说不了的事,只要蔺老师说一声,孩子马上就去做。

也是1974年,国家提出了“到本世纪末实现‘四个现代化’”的奋斗目标。蔺老师将我们难以理解的抽象词汇,用生动的语言进行描述:“再过二十六年,通过大家的共同努力,中国实现了‘四个现代化’,工



农业产品将非常丰富,人们的生活水平会得到很大改善,在座的同学每月至少可以吃一次鸡了。”当时正处在商品短缺时期,老百姓能吃一次鸡都是十分幸福的事。蔺老师的话唤起了我们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巨大憧憬和向往。

蔺老师仅当了一年班主任,我们就小学毕业了。虽然时间很短,她却春风化雨,扫除了同学们对班主任的恐惧,感受到了母亲般的关心和温暖。我们班也从“差”班变成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“好”班。带着蔺老师的鼓励和嘱托,带着第一次获得“三好学生”的荣誉,我一步步升入中学,考入大学,获得硕士学位,最终成为一名高校老师。毕业多年,同学们坚持集体给蔺老师拜年,教师节还组织感谢恩师茶话会。当年,蔺老师像母亲一样关爱我们,现在,我们也像儿女一样牵挂蔺老师。

为什么我们与蔺老师的师生情能够持续半个世纪?在我看来,蔺老师富有吸引力和感召力的讲课是一个原因,经常表扬和激励同学是第二原因,从不刁难同学是第三原因。或许,其他同学会列举更多的原因,但是,可以肯定地说,蔺老师对待同学如母亲般的温暖,是我们共同的感受。蔺老师在我们幼小心灵中播下了“爱”的种子,现在这颗种子已长成了“爱”的大树。今天,需要我们继续播下更多“爱”的种子,去培育更多“爱”的大树了。

在我们广西当地,有民间谚语说:“六月六,捻子慢慢熟。七月半,捻子熟到烂。”这里的“七月半”是指农历七月。每到这时,山上的捻子就变得紫黑饱满,又到了犒劳舌尖的时候。

捻子是一种野果,是一种桃金娘科灌木结出的果实。它不挑生长环境,即便周遭是荒山野岭,也自顾自地茁壮生长,在旷野间枝繁叶茂。其树矮而小,叶子呈椭圆形,紫红色的花瓣,粉色花蕊。每至槐月蒲月间,山上一派姹紫嫣红的景象,它们独占鳌头,若似一群群娇羞的清纯少女,霎时间集结成一道别样又诱人的风景。

昔日,尽管已入秋,日头依旧火辣。我们几个孩童,捕鱼捉虾,在广袤的原野间追蜻蜓,爬树捉昆虫。乏了躺在草丛间,不知谁提议:“我们上山摘捻子果吧。”言罢,远处峰顶的捻子香甜味飘荡在空气里,我们馋涎欲滴,快马加鞭前去。

山上的野草过人,漫山遍野密密层层的,捻子树着实难找,需臂肘掩盖脸庞,防止割伤。脚下踩着草丛挺进,顷刻间汗如雨下。忽然,一棵捻子树闪现在眼前,被果子缀弯了腰,那紫黑的捻子肉厚多汁,宛如圆嘟嘟的“小胖墩”,裹紧着外衣。只需轻轻咬一口,汁水四溅。我们万分雀跃,前边负责开路的伙伴眼疾手快地摘下一颗,囫囵吞枣吃下,忍不住“哇”一声赞叹。我们也急不可待伸手摘一颗,又抓一把在掌心里,那是沉甸甸的幸福啊,轻吮一口,紫红色的汁液喷射到同伴的脸颊,我们笑得前仰后合。然后,口中的果汁再侵入齿颊,淌进喉间,甜到心田。果皮略显苦涩,但并不影响口感。大快朵颐后摘一些回家,让家人也饱尝一番秋日的鲜果。

每年捻子成熟时,奶奶也会到山上采摘,回来后先抓一把给我们解馋,其余的就用来酿酒。按照奶奶的说法,制作捻子酒要三蒸三晒。先把果洗净,放到竹匾晾晒。晒干之后,就放进锅灶里蒸。蒸完继续晾晒,反复三次即可。到集市上置办米酒,找来干净的坛子,把捻子放进去,“咕咚咕咚”弹跳着的干捻子占满一大半,再加些许红枣,按照适当的比例配置,然后密封。酿制几月即可饮用,越久越醇香。

奶奶屈身抱起坛子,搬到楼梯下,避免日光照射抑或是沾到油渍。我时常在坛子前徘徊,那余香袅绕鼻尖,让我垂涎三尺,好几次伸手去掀坛子盖,想浅尝一口,都被奶奶制止。她说:“捻子酒未成,辣得很咧。”我轻轻叹一口气,似乎度日如年。终于等到捻子酒了,我们一拥而上,像小馋猫似的将奶奶团团围住,她摆好大瓷碗,倾斜酒坛,往碗里倒一点,让我先尝。我闻着满满的捻子果味,直咽口水,用舌尖试着舔一舔,再抿一口,一股火辣瞬间席卷我的舌头,继而全身暖和。别说,还真有些韵味。还想再尝一口,奶奶便说:“此酒只可小酌,不宜大喝。”

儿时的捻子果心甜意洽,甘之如饴蜜。现在集市上各类水果举目皆是,不论是当季的、反季的,随时都能买到。老祖先说:“应时而食,不时不食。”可如今截然相反。小孩也不馋野果了,见不到他们成群结伴去山上游玩,只在家恶补功课,刷题。

人生真味

## 秋日捻子甜心间

●李炳森